



空中骑兵

—— 毕尔士短篇小说选

[美] 毕尔士 著

范桂芳 译



014034619

I712.45
2039

空中骑兵

——毕尔士短篇小说选

[美] 毕尔士 著

范桂芳 译



北航

C1714947

I 712.45
2039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中骑兵——毕尔士短篇小说选/[美]毕尔士著;范桂芳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1
ISBN 978-7-309-10123-2

I. 空… II. ①毕…②范… III. 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8845 号

空中骑兵——毕尔士短篇小说选
[美]毕尔士 著 范桂芳 译
责任编辑/陈彦婕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16 千
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123-2/I·804
定价: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她的名字是“幸福”。

她总是变幻莫测，

因为她提出的条件人们都无法满足，

而稍有过失她就会将人抛弃。

空中骑兵

看得见风景的新译本

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作品选(文库本)出版说明

独特的翻译塑造作品，塑造译者，也塑造读者。

就像——林少华以优美的中文让读者一直以来爱着一个并不存在的村上春树；潘帕半路出家，从《芒果街上的小屋》辗转到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举重若轻，如鱼得水。要说全然忠实和“准确”，他们全都不算，起码，林少华背叛了村上原文中的那一部分粗俗；潘帕压根没有经过专业的翻译训练。然而他们的译本有个性、有生命，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董桥先生说，高等译手是“跟原文平起平坐，谈情说爱，毫无顾忌”。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作品选，本着“年轻人译、年轻人读”的全新宗旨，邀请一批年轻译者，以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对作者语言风格的揣摩，用生

动而具时代感、准确而更符合年轻人阅读习惯的中文译出,望在林林总总已出版的世界经典短篇小说选中为年轻读者提供阅读经典的全新体验。本套文库本第一辑精选爱伦·坡、马克·吐温、莫泊桑、王尔德、契诃夫、欧·亨利、杰克·伦敦、芥川龙之介、菲茨杰拉德等短篇小说大师的名篇,于2011年出版之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此次推出第二辑,精选了海明威、霍桑、狄更斯、毕尔兹、都德五位名家的短篇作品。之后,还有可能推出第三辑。

也许这套文库本的翻译还无法达到“人约黄昏后”的境界而仅止于“人在屋檐下”,但每一个译本都倾注了译者的热情,渗透了译者的个性。一种令人怦然心动的翻译,不仅仅在于译文谨小慎微的准确性和精确度,更在于它是否同时塑造了作品、译者和读者。

但愿这套短篇小说文库本能带给读者亲切感和阅读价值,也让读者见到与众不同的风光。

黄以皓即莱昂·阿 001 泉河桥记事

016 该死的东西

阿 031 未完成的竞赛

阿 034 死于卢萨卡

阿 045 卡扣萨城的居民

阿 052 空中骑兵

阿 062 月光下的小路

阿 079 莫克森的主人

阿 095 来自红马镇的女继承人

阿 108 陌生人

阿 118 牧羊人海依塔

128 斯德利·弗莱明的幻觉

133 墙外

148 奇克莫加

159 一罐糖浆

171 右脚中指

185 守灵人

204 一个夏夜

207 流浪儿

215 三加一等于一

221 重回人间

230 双胞胎之一

泉河桥记事

阿拉巴马州北部，一名男子站在一座六米高的铁路桥上，低头看着桥下湍急的河水。男子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手腕处系着一条绳子，脖子上套着一条麻绳，绳子松松地垂到膝盖处，另一端系在他头顶上方一个牢固的十字木架上。男子和处决他的人就站在临时搭的几块木板上，木板搭在铁轨枕石上。行刑者是两个士兵，由一名中士指挥，中士在参军之前应该是名副警长。在这个临时搭建的绞刑台的不远处，

还站着一名上尉。他身穿制服，佩戴武器。两名哨兵站在桥的两端，手持步枪，呈“支撑式”——即枪身垂直于左肩前方，枪的击锤抵着平举在胸前的前臂。这种姿势十分正式，却极不自然，因为人的身体不得不站得笔直。这两个哨兵似乎并不知道桥中央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负责封锁横贯铁桥两端的步行道。

铁路桥的一端除了站岗的哨兵外看不到半个人影；铁道笔直地伸入树林中大约 100 来米，然后转个弯就看不清了去向。毫无疑问，更远处肯定还有前哨基地。河对岸是一片开阔的空地——山坡平缓向上，最上面竖着一排树桩围成栅栏，树桩间隙都架着步枪，唯一有空隙的地方伸出一架黄铜大炮，炮口瞄准铁路桥。在桥和防御工事之间的半山坡上有一个连的步兵正在观看这场绞刑，他们全体稍息，枪托底部抵地，枪管略微后倾靠在右肩上，双手交叠放在枪托上。一个中尉站在这排步兵的最右边，佩剑曳地，双手交叠，左手在上。除了桥中央的四个人，其他人都一动不动。整个连的步兵面朝铁路桥，神情冷漠，纹丝不动。而面朝河岸站岗的两个哨兵，更像是装饰铁路桥的雕像。上尉抱臂而立，一言不发，只是看着他的手下，但没有给出任何指示。死亡是位显贵，当他登门造访之时，人们要以最正式的礼节迎接以示尊重，哪

怕是经常与之打交道的士兵也是一样。而在军队中，表达敬意的形式就是肃静和专注。

要被处以绞刑的男子年纪大约 35 岁，普通平民，如果单从衣着来判断的话，他应该是个种植园主。他五官端正——鼻梁高挺、嘴唇坚毅、前额宽阔，黑色的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长及衣领，身上的风衣十分合身。男子蓄着唇髭和山羊须，但没有络腮胡。他眼睛很大，瞳孔呈深灰色，表情十分温和，完全不像一个脖子上套着绞绳的人。很明显他绝不是一个粗俗的刺客，但是军法明文规定了各类需处以绞刑的犯人，绅士也不能幸免。

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两名士兵站到两侧，分别抽出之前各自踩在脚下的木板。中士转向上尉，举手敬礼，然后迅速地站到上尉身后，上尉也相应地向旁边移动了一步。如此一来，那位要被处决的男子就和中士站在了同一块木板的两端。木板横向跨越了三块铁路枕木，在男子站的那一端几乎要够到第四块枕木了，但是还差那么一点点。之前是上尉站在木板另一端以保持平衡，现在换成了中士在维持平衡。上尉只要一给信号，中士就会站到旁边，木板一倾斜，男子就会从两块枕木之间掉下去。男子觉得这样的安排既简单又有效。他的脸上没有罩子，眼睛也没被蒙住。他盯着脚下“岌岌可危”的木板看了一

会儿，然后目光飘到了下方的河里，河水湍急，形成一个漩涡。一块随水漂舞的浮木引起了男子的注意，他的目光随着浮木一直飘向河水下游。浮木看起来漂得真慢啊！河水真是太懒惰了！

男子闭上了眼睛，好让他最后的思绪全部集中在妻儿身上。晨曦中金色的河水、河水下游岸边弥漫的薄雾、防御工事、士兵、浮木——这一切都让男子有些分神。现在他又感受到另一种不安。在他念及亲人时，忽然听到一种声音，让人无法忽略又理解不了。这声音尖锐、清晰、有种金属质感，就像铁匠用锤子打在铁砧上的声音。对，是同样的音质。男子很想知道这是什么声音，是从远处还是从附近传来——又好像两者皆是。声音间隔规律，但节奏缓慢，好似丧钟一般。一下、又一下，他不耐烦地等着下一声敲击，毫无理由地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间隔时的寂静似乎越来越长，长得快要让他发疯了。声音越来越慢，但是却愈加强烈尖锐，好似一把刀子刺穿了他的耳膜，他疼得受不了，差点尖叫出来。男子听到的是他手表指针的声音。

他睁开双眼，又看到了脚下的河水。“要是我能松开手腕上的绳子，”他想着，“也许就能挣脱脖子上的绳套跳进水里。要是潜入水中我就能躲开子弹。如果拼命游，

上了岸躲进树林就能逃回家里了。我的家，上帝保佑，还不在于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入侵者最远的势力也还碰不到我的妻儿。”

他的这些想法在此处不得不用文字一一记录下来，但事实上是在男子脑海中瞬间产生的，而非逐步形成。就在这一刻，上尉冲中士点了点头，中士站到了一旁。

裴顿·法克尔是个富裕的种植园主，来自阿拉巴马州一个古老的、受人尊敬的家族。作为奴隶主，他像其他的奴隶主一样也涉足政治，从一开始就赞成南方脱离美国，并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南方的独立大业中。由于情势所迫（此处不便赘述），法克尔当年不便参军。这支军队英勇作战，但最终败于北军，失守密西西比州的科林斯市。法克尔得知后气愤不已，又恼怒自己被俗务缠身，他一心向往自己也能有用武之地，向往士兵那更有意义的生活，向往扬名立万的机会。当然他知道，这样的机会一定会出现，因为战乱中人人都有机会。与此同时，他竭尽所能，只要能帮助到南方，再低贱的事他也愿意做，再大的危险他也愿意冒。他虽身为平民，却怀着一颗军人的

心。有句讨人厌的格言叫作“情场战场，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法克尔虽资质不高，但却诚心诚意地相信这句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天晚上，法克尔和妻子正在自家院门口的粗木长椅上坐着，一个身穿灰色衣服的士兵骑马到门口，向他们讨杯水喝。有机会用自己白晰的双手给士兵端水，法克尔太太自然是高兴地不得了。在她去取水的空当她丈夫走近满身尘土的士兵，急切地打探前线的情况。

“北方佬正在修铁路。”士兵回答，“他们正在准备第二次进攻。现在已经到泉河桥了，正在修桥，北边河岸也在修筑围栏。司令官已经下了命令，贴得到处都是，任何平民要是破坏铁路、桥、隧道或者火车，一旦被抓即刻处死。我亲眼看见告示了。”

“这儿离泉河桥有多远？”法克尔问。

“大概 30 英里。”

“河这边就没有军队吗？”

“只有半英里外铁路上的一个前哨，还有这边桥头的——一个哨兵。”

“要是有人——比如一个平民能绕过前哨，制伏哨兵，”法克尔笑着问，“他能做成些什么呢？”

士兵想了想，答道：“一个月前我去过那儿，由于去年

冬天洪水泛滥，有大量浮木都堆积到了桥这边的木制码头上。现在浮木都干了，应该一点就能着火。”

法克尔夫人这时候端着水走过来，士兵喝了水，郑重地向她道谢，冲着法克尔鞠了一躬，然后翻身上马扬长而去。一个小时以后，夜幕降临，这个士兵又折了回来，路过种植园，往北朝他早来的方向去了。他是北军的侦查员。

三

从桥身上掉下去的一刹那，裴顿·法克尔就失去了知觉，这时他已经和死人没什么区别了。喉咙上一阵剧烈的刺痛让他从这种状态中清醒过来，他觉得时间仿佛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随之而来的是窒息的感觉。从后颈处传来阵阵剧痛，向下蔓延，渗透到身体和四肢的每个细胞。强烈的疼痛如同电流，顺着体内纵横交错的神经掠过全身，以极快的节奏波动着；这种痛感又好像是烈火流遍全身，让法克尔觉得炙热难耐。至于他的脑袋，他唯一的感觉就是胀痛、充血。这些感觉纯粹是肢体上的，法克尔此时已经无法思考；他只能去感受，而感觉即是折磨。他感觉有动静，似乎被包围在一团发亮的云团里，只

剩下一颗火热的心，身体完全感觉不到。他划出一道不可思议的弧线，好似一个巨大的钟摆。就在此时，极其突兀地，他周身的光亮随着响亮的水花声向上射去。可怕的咆哮声随即灌入双耳，之后一切都变得冰冷黑暗。法克尔恢复了思考能力，他知道绳子断了，自己掉进了水里。不再有窒息的感觉，绳套已经勒紧了他的脖子，肺部也因此免于进水。被绞刑处死，而且还死在河里——他想想都觉得可笑！在黑暗中他睁开双眼，看见上面有一束亮光，但是距离是如此遥远，简直遥不可及！法克尔还在下沉，因为光线变得越来越暗，最后成了一缕微光。接着光线又明亮了起来，法克尔意识到是他在往水面上浮，可是他却不愿承认这一点，因为现在他觉得舒服多了。“绞死淹死还不算太惨，”他想着，“但我可不想被打死；不行，这太没道理了。”

法克尔不知道自己在挣扎，但是手腕处传来的剧痛让他意识到他想挣脱绑着双手的绳子。他开始注意身体的挣扎，就像是闲来无事的路人停下来看街头艺人表演杂耍，毫不在意结果。真是太棒了！精彩至极，力量过人！干得好！绳子掉了；他分开双臂，奋力上游。随着光线渐亮，依稀能看到双手。法克尔看得兴趣盎然，因为两只手前后迅速地扑向绳套，将它用力扯开，猛地扔出去。